

屋檐下

春来野菜发几枝？

□吴言

图谱与实时影像重叠，水泥裂缝里的婆婆丁在数字世界里舒展叶片。我蹲下身子，指甲掐断乳白色草茎，熟悉的苦香漫上来——这味道曾救过无数饥肠，此刻却成了自然教育的活教材。孩子把蒲公英种子吹向天空时，我仿佛看见《农政全书》的书页在风中翻动，化作漫天飞絮。

农贸市场东头的陈阿婆最懂时令。惊蛰刚过，她的摊子上就摆出马兰头，紫梗嫩叶扎成小把，每捆系着细细的草绳。穿瑜伽裤的年轻主妇们围着她问：“阿婆，这荠菜是野生的吗？”“对面的山坡上刚摘的，你看根须上还沾着泥呢。”老人眯眼笑着。穿着正装的上班族在旁边嘀咕：“现在的野菜比肉还要贵。”说着还是扫码拎走两包。单位食堂里，苜蓿芽拌香干成了新宠。

清明前夕蒸青团，我把鼠曲草汁揉进糯米粉。孩子盯着碧玉般的团子突然发问：“古

人怎么发现这些草能吃呢？”蒸腾的热气里，我仿佛看见无数饥肠辘辘的先民，在旷野中摸索、辨别、尝试，用生命为后代筛选出春天的馈赠。那些倒在山坡上的无名者，化作《野菜谱》里“饥来吃得胜珍馐”的警句。

暮色染红西山时，霓虹灯次第亮起。孩子忽然指着天空说：“你看，月亮也出来挖野菜了！”抬眼望去，初升的月牙果真像把银铲，正在云絮里翻找星星点点的光。这景象让我想起苏轼在黄州写的“春畦雨过罗纨腻”，千年前的诗人，是否也曾月下收拾过沾露的荠菜？

晚风轻轻掠过，带来远山的气息。忽然懂得这些草木为何总在春回大地时苏醒，它们原是光阴的信使，年复一年提醒着：真正的文明，不在玉盘珍馐，而在认得清荠菜与杂草的眼眸里，在分得清苦苣与毒芹的舌尖上，在钢筋森林里依然会为野花俯身的血脉中。

诗风雅韵



寒鸦衔枝

□蒲斌军 文/摄

霜风撕开冬的幕布
寒鸦栖落枯木的臂弯
喙间紧衔纤细的枝柯
攫住命运的暗线

黑影在冻土上漂泊
枝柯颤动如未燃的火
在苍白的裂痕里
勾勒春天的轮廓

灰穹是凝固的冰河
翅尖划破铅色封锁
每一道弧线都是执着
在混沌中摸索

枯枝轻颤 抖落碎雪
瞳孔里跳动着星河
枝间闪烁巢穴的火种
等一场春风来复活

沐春山行

□张燕红

阳春新雨后，野径沐山清。
梅果枝头闹，流莺竹里鸣。
但闻人语响，未见客身行。
薄暮松风起，留连久忘程。

步韵毛泽东词卜算子《咏梅》

□邵明尧

雨魂舞苍穹，本色惟伊到。寒冷
风输异外芳，但沁游人俏。如意
顺天时，不待花神报。一梦林公远客来，
把酒花前笑。

说：“神农尝百草，我家出个小药王。”

晨光破晓时分，我就揣着竹篮往小河边跑，露水把裤脚染成深青色。篮底那柄小小的铁铲是爷爷留下的，柄上缠着褪色的红棉线——老人们说这是防山精偷菜的法子。

前几年，我在太湖边见到采苕人，竹竿头绑着月牙镰，小船过处，湖面荡开层层涟漪。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用“参差荇菜”起兴——这些随波流转的水草，可不就是飘摇心事的绝佳喻体？采菱女子赠我们一把嫩茎，焯水凉拌后竟有莼菜般润滑，无怪范仲淹写下“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”时，独坐船头的老渔夫却在嚼着苕菜根。

现在的孩子认识野菜早就不用长辈手把手教。上周末带孩子去城郊湿地，她举着手机对准一丛苦菜，镜头里瞬间浮出《救荒本草》的电子书页。“你看，明朝时就已经有人画过它了！”指尖划过屏幕，600年前的墨线

意外收获

□彭红

点入眼的石头，我便弯腰去翻转过来，希望在石头的另一面能有让人惊喜的图案或漂亮的色彩出现。

这些刚被海水浸泡过的石头，带着海的咸味，翻过后，手上感觉有点黏滑。我从靠堤岸的干燥处一路翻到靠滩涂的水边，也没找到一块让人满意的石头。在舟山，玩石头的人不少，想来这片石滩不知被多少人寻觅过了，但想到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才有可能会有收获，我继续在这片石滩上寻觅着。

翻开一个稍大点的石头时，几个肥美的芝麻螺让我眼前一亮，这种螺我吃过。“如果找不到好石头，捡些螺回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”我心里想着，但是没带装螺的容器怎么办？突然想到背包里有有个保温水杯，如果能捡一水杯螺也够一盘美味了。

翻过一大片石头后，我找到了一点规律，比较干的地方螺少，湿一些的地方螺多。

循着滩涂边，我专门在有水痕的地方寻找。好几次，翻开石头，几只小螃蟹受到惊扰，呼啦一下飞快跑掉了，我也不管它们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太阳躲到云层里去了，海风从我脖子后面的衣领钻进去，凉飕飕的，我的注意力被螺吸引着，也顾不得这一丝丝凉意。在靠石滩的滩涂上，有浅浅一汪海水，里面有几颗外壳有花纹的尖尖的螺，这应该是辣螺吧？我伸手去捡，在我的手刚碰到水面时，它竟然动了一下，难道螺也有眼睛？我把它捡来放到杯子里，然后去捡另一个，这个居然还跑了几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种螺还能跑？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它们都捡来放

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

□姚碧波

不言而喻的。我想，后来我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跟那个阶段阅读古典文学所受到的熏陶直接有关。

高中时，恰逢新时期文学复苏，学校搞起了文学社，我积极报名参加。当时，想写新诗，就写信给在上海当兵的一位兄长（后来他成为我的大姐夫），请他在上海给我买一本外国诗人的诗集，因为记得当时国内写诗的都是从外国诗人那里吸取营养的。

过了一周，兄长给我寄来了一本《拜伦抒情诗七十首》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国诗人的诗集，拜伦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，当时对于新诗一窍不通的我来说，拿到那本诗集如获至宝。也模仿着拜伦的调子，写起了抒情诗。

后来，漓江出版社推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集，以及相关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国外重要作家诗人的作品集，使我有机会从书店里陆续购买到了埃利蒂斯、塞菲里斯、聂鲁达、艾略特、波德莱尔、劳伦斯、惠特曼、兰波等外国一大批重要诗人的诗集。

当我读着这些诗的时候，感觉到许多诗是如此的美妙，使我有种心领神会的感觉，这感觉是如此打动我，以致让我重新认识和确定自己，也重新认识了诗歌。尤其是埃利蒂斯的旷达和澄明让我流下激动之泪，地中海诸岛的碧蓝和光明令我向往。

参加工作后，青春年少的我，独自一人 在定海工作。业余时间，除了偶尔与朋友聚会，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读书和写作。可以说，有那么整整的四五年时间，读书和写作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因为我感到，读书能让人精神充实，也能让人心灵保持宁静。

记得那时一有空闲就读书，以文学类书籍为主，国内外的都看。有时一本好的小说，看到半夜三更更是常有的事。那时我基本上每隔几天就要光顾城里大大小小的书店，有时

江南的荠菜最懂得在夜阑人静时乘虚而入了。寒气还未彻底消散，它们就顶着霜花从瓦砾堆里钻出小脑袋，锯齿状的叶片像极了青铜器上的雷纹。我在洛阳博物馆里曾经见到过西周时期的陶罐，内壁斑驳的碳化荠籽依然保持着心形，解说员说那是三千年前的春天凝固的模样，方知三千年前先民便与这野味结缘。

小时候，总爱跟着小姨去野外挖野菜。小姨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她总是耐心地教我认识荠菜的形状，而我总是屡屡出错，让我一度感到非常自卑，是不是自己辨识能力特别差，更怕自己上学以后念不好书。张爱玲的野菜情结藏在《异乡记》里。她写逃难路上见农妇采灰灰菜，“那手势像在撩拨流水”，自己却因分不清毒芹与 water 芹闹了笑话。这份尴尬我也深有体会——12岁那年，我误将一种有毒的野菜当成荠菜，害得全家上吐下泻，父亲笑着

海边人家

我小心翼翼地踩着一个个石头，低着头漫步在这片沙滩上，海风轻轻轻吹在身上，湿润而舒服。潮水已退到远远的海面，露出一大片滩涂，几只不知名的海鸟在滩涂上寻觅着来不及跟着潮水退走的鱼虾。

如今，我便迷上了石头。恰逢今天是大潮水，听说大潮会把一些埋在沙下的石头冲刷出来。我便一个人骑了电动车来到海边，想觅得一两块好石头。有人跟我说一个人最好不要去海边，遇到涨落潮会有危险。我查了今天的潮水涨落时间，从中午十二时开始退潮，要到下午五六时再开始新一轮的涨潮。我下午两时半左右去，到五六时这段时间很安全。

在这之前，潮涨潮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虽然在舟山生活多年，但家里没人出海打鱼，平时也不去赶海，所以从来不关心潮水的涨落。没想到与石头结缘后，潮水的涨落便与我密切相关了，为此我还下载了一个“大鱼潮汐表”的小程序。去海边捡石头，必须得知道什么时候退潮，什么时候涨潮。退潮后，海滩上的石头才会露出来，才可以走下去找寻，如果在海边待得久，翻过一片礁石去到更远的地方，不知道涨潮时间的话，有可能在返回时海水已经把之前的礁石淹没，就没法回来了，所以都得算好时间。

海鸟在石滩外的滩涂盘旋，时而发出一两声鸣叫，海浪声越来越轻，潮水慢慢在往远处退去。我低着头，目光扫过一个大大小小 的石头。这些石头，大部分还有棱角，显然还没被海水打磨得圆润光滑。见到稍微有



又到四月阅读月。这几天，在工作的间隙，我认真回想起这些年来读书的那些事儿。我想，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诗人、作家，或者说记者、编辑，跟我早年的读书生涯直接相关。可以说，是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。

从我记事起，最先接触到的应该是小人书。那时，只有六七岁，生活在海岛，没有幼儿园，海岛广阔的天地便是我的幼儿园，而家里的小人书则成了我的启蒙教材。

当时，爷爷开了家小店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属于代销店性质。爷爷在店里放了两柜子的小人书，有几百本，供人借阅，每本收取1分钱。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家里所有的小人书都让我翻了个遍。尽管当时认识的字不多，以看图为主，但确实确实让我受到了启蒙教育，这么多的精美画面，这么多的精彩故事，像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结义，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像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等等，让我流连忘返，爱不释手。

稍长，读初中时，我已经看了很多书。那时书也多了，除订阅的《少年文艺》等杂志外，我最喜欢看的就数父亲买的古典文学了。

那时候，父亲落实政策回到原单位工作，我也跟着进城读书。他当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，省吃俭用，把省下来的钱用来买书。记得当时父亲的书都是用纸箱装着，放在床底下，有好几箱，基本上当时能买到的中国古典文学书籍都有。

我呢，每到节假日或寒暑假，就会拿出来看。父亲很宽容，他不反对我看书，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功课。就这样，我把父亲买来的古典文学书籍都一一看完。像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，不知看了几回，真是百看不厌。

那时候，是我人生中求知欲望比较强的阶段，一个从农村到城里的少年，看到中国古典文学是如此博大精深，那心中的敬意是